

英国穆斯林激进化的根源

——《英国穆斯林》介评

方金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所副研究员)

2005 年 7 月 7 日,英国伦敦地铁发生连环爆炸案,导致 50 多人丧生,700 多人受伤。同月 21 日伦敦地铁再次发生爆炸事件。警方和媒体都认定恐怖嫌疑犯是英国本土的穆斯林。英国穆斯林究竟怎么啦?2005 年英国齐德书籍有限公司在英、美联合出版发行了塔赫·阿巴斯主编的《英国穆斯林:压力笼罩下的社团》论文集,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参考答案。

首先,该书详细介绍了英国穆斯林的诸多思想观念。(1)圣战观。“圣战”是挑战压迫者、建立伊斯兰统治的一种手段。对许多英国穆斯林来讲,“圣战”有两层含义。一是向那些威胁伊斯兰生存的人发动一场“穆斯林战争”,是为安拉而战。二是向那些压迫穆斯林民众的人或者压迫伊斯兰信仰的人开战,是一场“正义之战”。穆斯林深信,在圣战中献身,他们将得到最高的奖赏——直接步入天堂。

(2)殉教观。出于自卫或绝望发动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殉教是一种遭受迫害和压迫而作出的反抗行为。在许多穆斯林眼里,殉教者净化了他所在的整个社团并带来荣光。其家庭成为人们尊敬和支持的对象,其家人得到许多物质和精神奖赏。殉教者不仅能生活在来世,还通过人们不断传颂他们的佳话活在大家的记忆和思想中,实现永垂不朽。

(3)恐怖主义观。美英发动的反恐战不公正,其矛头不仅直指恐怖分子,而且直指伊斯兰。对许多穆斯林来讲,“反恐战就是向伊斯兰宣战”。“我们必须以我们的言行、智慧捍卫伊斯兰”。如今,年轻的英国穆斯林必须在“效忠伊斯兰还是效忠英国”之间做出选择。随着激进伊斯兰感召力及其圣战言论的增强,创建世界哈里发国家的理念为一些英国穆斯林青年面临的“宗教、文化、政治三者之间的效忠矛

盾”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

其次,该书尖锐指出,“9·11”以来英国主流社会“恐伊症”甚嚣尘上。“9·11”前后,整个欧洲普遍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在消退,同化政策再次成为主导政策,反穆斯林情绪强化,“恐伊症”成为种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在英国,2000 年的《种族关系法》(修正案)、1998 年的《人权法》以及斯蒂芬·劳伦斯报告,加上“9·11”以及北部骚乱,公共政策的焦点一直聚焦在国内安全和国际反恐战上,英国社会越来越接受“恐伊症”的种种理念,右翼团体在媒体及公共事务的其他领域发动史无前例的反穆斯林暴力活动,穆斯林日益成为新型种族歧视与仇恨攻击的目标,但又得不到现行立法的保护。此后,有关伊斯兰教、圣战、国际恐怖主义、政治伊斯兰等书籍和电视节目向人们迅猛涌来。2001 年英国爆发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城市暴力事件,5-7 月在布拉德福德、伯恩利、奥尔德姆先后发生主要由南亚裔穆斯林与新纳粹“英国国家党”挑起的骚乱。目前,英国政府对恐怖分子威胁的本质了解甚少,只是一味地将反恐网尽可能铺大。依据《反恐法》,任何人都有可能无故被捕,到访过阿富汗、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的任何人都可能被拘留,英国清真寺的任何一名激进阿訇都可能是怀疑对象。

英国主流社会的“恐伊症”具有七大特征:穆斯林文化铁板一块,是最不可同化一族;伊斯兰文化与其他文化存在着质的区别;伊斯兰威胁难以平息;穆

据 2001 年英国人口统计,英国穆斯林为第二大宗教群体,占英国人口的 2.7%,总数有 160 万,主要是逊尼派,逊尼派清真寺占总数的 87%。英国穆斯林人口绝大多数为年轻人。

Tahir Abbas, ed., *Muslim Britain: Communities Under Pressure*, Zed Books Lt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5.

斯林将信仰用于政治或军事目的;穆斯林对西方文化和社会极其不满;对伊斯兰的恐惧与反移民的种族敌视搅合在一起;“恐伊症”是自然而然的,没有错。在媒体上,穆斯林被“恶魔化”。在政治中,许多政客指责穆斯林搞文化分裂主义以及自我孤立,不提倡同化和“英国化”,穆斯林被视为野蛮、无知、蒙面的半个公民、疯狂的恐怖分子或不容异端的宗教狂热分子。

第三,该书深入探讨了“恐伊症”笼罩下的英国穆斯林社团面临的艰难处境,以及年轻穆斯林通过强化伊斯兰认同来反击“恐伊症”以实现自己新的诉求。过去20年里,穆斯林积极参与选举进程,但获胜很少。在下院659名议员中,只有2名穆斯林,上院也只有5名穆斯林议员。欧洲议会有一名来自英国的穆斯林代表。但在苏格兰、威尔士、大伦敦地区等地方议会中,没有穆斯林代表。一个没有政治声音的民族必然是一个被排斥在国家主流政治生活之外的民族,穆斯林尽管手中拥有英国护照或者已是英国公民,但在英国社会无权无势,经常被剥夺各种实质性的公民权益。

然而,第三代穆斯林已从父辈强调的文化融合和社会同化转向强调宗教认同,并面临种种歧视问题。年轻穆斯林感到,自己的父辈一直在忍受种族和宗教歧视与偏见及各种骚扰作为定居英国的代价,而他们不准备接受歧视与骚扰。1990年《撒旦的诗篇》的出版、1993年6月波黑种族大屠杀、1997-2002年阿富汗塔利班当政、2003年对伊战争等等,这一切都对创建一种跨国穆斯林大团结——真正有意识地与其他穆斯林一道认同伊斯兰教起了作用。

英国穆斯林媒体在建立英国穆斯林的宗教认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不信任主流媒体,“9·11”后,年轻的穆斯林寻求包括半岛电视台在内的其他国内外信息源。它们除了报道英国以及全球发生的事件外,也致力于影响穆斯林社团的发展方向。英国穆斯林的认同观问题经常在穆斯林媒体上大加讨论,听众自然聚焦这一问题。通过了解穆斯林社区其他人所面临的歧视、教育与失业问题,以及类似共同的关切,穆斯林中间逐步形成共同的认同观。

同时,英国穆斯林掀起了伊斯兰教回归潮。

2002年9月11日,“慕哈吉伦”在伦敦的芬斯伯里公园集会,参加者高举19名“9·11”恐怖袭击劫机犯和本·拉丹的照片。2003年8月24日,伊斯兰解放党举行题为“你是英国人还是穆斯林?”的集会,参加者绝大多数是年轻穆斯林。这次集会大胆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否定英国认同,提倡建立一个单一的穆斯林共同体。此后,这条信息频频出现在该党的因特网主页和月刊《哈里发》上。

该书认为,回归伊斯兰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穆斯林大团结的归属感。激进团体利用这一回归潮为其目的服务——将全球穆斯林面临的各种不同问题统统联系在一起,归结在“压迫者与受害者”这一简单的关系中。“9·11”恐怖袭击,以及接踵而至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为激进团体不仅公开挑战西方,而且挑战温和伊斯兰提供了口实。于是,主张将宗教视为推翻某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体制、建立基于《古兰经》的新型体制的一种途径的激进伊斯兰,成了唯一能够使普通人影响权力结构并以此来改善其生活的武器。从本质上看,伊斯兰超越国家制度,超越地缘政治疆界,强调穆斯林共同体——全球穆斯林大团结的重要性,因此许多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感到它有天然的亲和力。而车臣、克什米尔、巴勒斯坦、波斯尼亚等地的冲突,又日益增强了他们身为一名穆斯林的意识。由于存在着受迫害感,认为伊斯兰的敌人正在尽其所能迫害穆斯林,他们因此坚持团结在伊斯兰周围至关重要。年轻穆斯林投奔伊斯兰解放党就是因为该党将宗教视作一件现行政治的替代品,为那些生活在西方、感到受排斥的穆斯林提供社会团结的归属感。

但目前看来,除非年轻穆斯林得到平等待遇,否则他们与非穆斯林的紧张关系还将增长。英国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步骤方便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接轨,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该书多篇论文的作者从各自不同角度较透彻地分析了英国穆斯林不断走向激进化的深层政治、经济、社会心理根源,这对了解和研究英国、英国穆斯林及世界穆斯林问题颇有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郭志红)